

三十年

◎阿丽

坐拥围城即将30年,喜欢摄影的女儿提议我和他爸在“珍珠婚纪念日”到来前夕,为我们拍组写真照,服装、道具、化妆、场景等一切由她安排,到时,只要“骗”来老爸一起出镜即可。于是,为了拍出“爱情美照”,我这个“半老徐娘”开始了减肥计划,一日三餐减肥营养餐,每周三次打羽毛球,隔三岔五跑上五公里,几个月下来,还真是掉了十斤肉。眼瞅着我就能“苗条出镜”,孰料,多点暴发的疫情,让我们和在外地的女儿只能各自“原地活动”,美好愿望也因此搁浅。那就写一篇纪念文吧!

记不清从何时开始,我的火爆脾气不见了。也许是第一次冲他发火时,觉得“一个人的硝烟战场”好无趣,悄然埋下了“灭火”的种子。那天,我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件麻烦事,下班回到家时心情很差。他回来时见我躺在沙发上,关切地用手背拭了拭我的额头:“怎么了?生病了?”

我猛地一下跳起来,怒目圆睁:“我好好的,你咒我生病啊!每天都是这个点才回来,也不知道早点回来做晚饭,就你工作忙!”

“慢半拍,做个深呼吸,你这一声吼,气色不太好,昨天刚做的美容泡汤了!”他扶着我坐下,顺手把沙发靠垫塞到我怀里:“随便摔!”

“你……”我抓起靠垫高高举起,正想使劲朝他掷,突然间,无来由地,火就好像被靠垫吸走了一般,我的手在空中停了数秒后,软软地垂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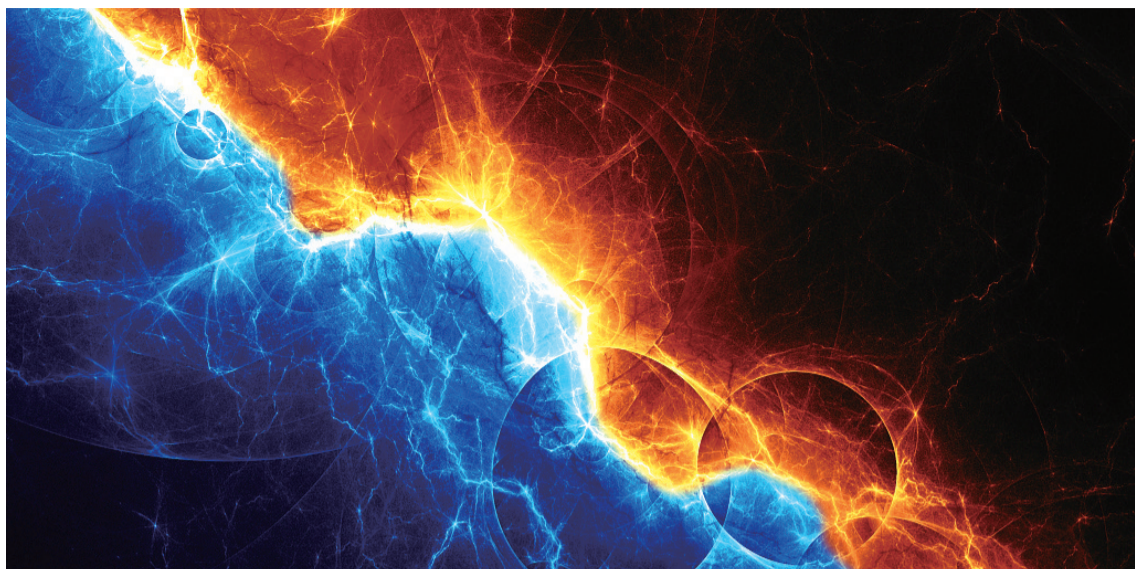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躺一会儿,我先去做饭,吃饭时你再跟我聊聊遇到的烦心事!”他一边说一边系起了围裙……

记不清从何时开始,油盐不沾的先生学会了做饭。结婚后,我们另起炉灶,我这个“巧厨娘”自然承包了一日三餐,他要插手帮忙时,我不是嫌他切菜握刀姿势不对,就是说他择菜择得太慢,几经“打击”之后,他干脆“不问厨中事,一心只读书”了。我出差的时候,他会接来公公婆婆帮助照顾孩子,也许就是在这段时间学会了做饭。记得我三十岁生日那天,他请了假,做了一桌菜,不善言辞的他用行动表达了对家人的爱。

我们异地分居的这几年,他一人扛起照顾家中3位老人的重任。他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,我老爸一个电话,他随叫随到,大到安装热水器,小到更换电视机遥控器电池;老人生病,他陪护左右,嘘寒问暖,端茶送饭;传统佳节,他提前一一张罗;父亲节、母亲节、老人们的生日他也安排得妥妥帖帖。他更重视对老人们精神上的慰藉,为他们订了多种报刊,又陪他们聊天读报,我妈还给他取了个“报童”的雅称。

携手相伴30年,青丝磨成了白发,有过喜、有过悲,绽过笑、含过泪,高过言、低过语。爱情的小舟划过三十年,奏响的是锅碗瓢盆交响曲,挑起的是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,荡起的是幸福的涟漪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



冰与火

◎舒曼

一
从沉睡中醒来,缓缓张开双眼的祁炎,看着站在病床畔的柳冰,心头,忽然就是一阵甜。

“来,祁老师,康复治疗的时间到了。您得先翻个身,我呀,该给您推拿按摩了……”

“好嘞!总是麻烦你……”穿着蓝色条纹病服的祁炎像个听话的孩子,翻过身子,俯卧于病床之上,安静地让柳冰为他治疗。

祁炎承认,住进康复医院后的每天这个时刻,他是开心着的,也是盼望着的。这个负责为他进行按摩推拿的女子,比窗台上怒放的娇艳花朵更吸引他。

一场突然遭遇的意外事故,导致祁炎重重摔伤,无法正常站立,更不用说行走。在专科医院骨科病房接受先期治疗后,他又被转至康复医院继续接受功能恢复性医治。这样一来,45岁的大学教授祁炎,就遇上了25岁的柳冰。

“你真不简单!”两个人渐渐熟悉后,祁炎了解到柳冰的生活经历,感叹不已。

柳冰老家在关中地区,13岁时父母双亡。为照顾好弟弟,她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外出打工保障弟弟读高中、考大学。19岁那年柳冰嫁给一个一直暗恋她的同乡男青年,未料两年后柳冰丈夫又不幸从脚手架上失足摔亡……被人背后指指点点是“命太硬”的柳冰,不得不离开故乡,在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中医按摩推拿,还考到执业资格证书,最终进入这家康复医院上班。

二

祁炎的妻子原本是他的大学同事,两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成家,感情一直非常深厚。十年前,祁炎妻子在实验室连续加班搞科研时,突发心梗,抢救无效身亡。

爱妻亡故之后,尽管身边有不少好友热心张罗再娶之事,但伤心

至极的祁炎,却一直没有再遇见像亡妻那样让他执意牵手的心仪者。孤独,未必不是一个人的狂欢。祁炎面对爱妻逝去后的情感生活,一直秉持宁缺毋滥。

但生活就像开盲盒,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刻打开时,命运带来的是什么。柳冰,这个命运多舛、一路坎坷的女子,在负责为祁炎按摩推拿的日子里,居然,悄悄地推开他封闭已久的心扉,让他似乎在本不该像小伙子般冲动的年龄,有了一种不能与外人道的悸动。

柳冰,除了年轻美丽的外表外,在祁炎的眼里,最具魅力的又是什么呢?他欣赏的是柳冰替亡故父母照顾弟弟的那份人间亲情和担当,还有她不甘沉沦努力进取的韧劲和不屈。

在祁炎的指点下,柳冰获益多多,感叹“每天都在悄悄成长”。祁炎还鼓励她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中医专业,继续深造;又看出柳冰手头拮据,主动为她提供学习费用。

慢慢地,两人之间就有了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别样情愫。“祁教授,认识你,真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!如果可以,我,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!”那天,柳冰就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。

祁炎的心,却像大山般沉重。他比她大了整整20岁。他早已不是毛头小伙子。他和她之间,隔了太多!祁炎不敢正视柳冰的目光。

祁炎终于能下地正常行走,也就到了要和柳冰分别的时候。出院那天,祁炎的脚步和心情一样,明明应该明快,却变得分外沉重。他知道,他在这儿留下了什么,也带走了什么。

“您还会再和我联系吗?”

“会,会……”祁炎口中嗫嚅,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底气不足。

“祁教授,你好,就好!”柳冰看出了什么,匆匆而去。

那一刻,祁炎心如刀绞。

再也不和你吵了

◎黄宏宣

我的老舅和舅妈是一对有些古怪的人,他们俩自从结婚那天起,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战争。战争,主要是因为家里事务的决定权和舅妈

对舅舅无限的管制。忽一日,舅妈的母亲去世了,安葬完了岳母,老舅含泪对舅妈说:“以后,我都听你的,再也不和你吵架了,以前,你每一次

三
几年后,祁炎接到国内一家知名机构发来的邀请函,参加一场大型学术研讨活动。

“下面,有请来自康复医疗界的年轻后起之秀柳冰小姐,结合工作实践为大家作精彩演讲……”主持人一番介绍,惊到祁炎。

柳冰的知性优雅、秀丽动人,她带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缜密思考也令人耳目一新,赢得现场如潮般的掌声。

祁炎感慨,自己见证了一个不甘受命运摆布的坚强女子那令人惊奇的蝶变。

一名年轻英俊、身材高大的男子,手捧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走上讲坛中央,献给柳冰。

祁炎看到这一幕突然胸口闷闷的,他转而笑自己:她牵着一个同龄男人的手,走在阳光里,走向成功;她没有被命运扼住喉咙,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这,不正是他所期望的吗?她没有倚着任何人提供的靠山,终究活成她自己想要的样子!爱,不会去制造各种不平等,更不会把爱人拴住。

“祁教授!”刚走出会场的祁炎转身,看到柳冰牵着献花男子的手,笑盈盈地走来。

“祝贺!祝贺你们事业有成,婚姻幸福!”原本老成持重的祁炎,心中突然发慌。

“祁教授,我纠错哦!事业只能说刚起步,我开了自己的按摩推拿连锁店;婚姻嘛,对不起,还是一个人!这是我亲弟弟柳风!他大学毕业后和我一起创业,现在是公司营销总监!”柳冰又对祁炎提出要求,“我们想请您担任公司的技术总监,还欢迎您入股。愿意吗?”

柳风也盛情相邀:“祁教授,您来为我们助阵吧!我姐在家里几乎天天念叨你,总说没您帮助就没她的今天!”

祁炎点头微笑。

吵架后都气得往娘家跑,如今,你没地方跑了。”从那一刻起,将近二十年了,舅舅和舅妈真的一次架也没有吵过。